

都過的有意義。在我本身的經驗中，有一段時期，我便診斷為似乎活不過六個月，在那段期間，我從未為沮喪花費過三十秒來想它，也沒有為表現自己沮喪的情感而浪費奮鬥的潛能，我妥善地去運用每一分每一秒，去享受自己想過的生活，也利用每一點能力去與癌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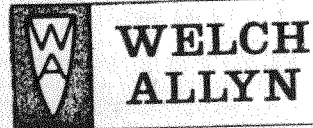
搏鬥。等自己的病況有了進展後，先前那種積極的精神却降落了，有時我實也會為生活而發愁呢！由上可知，當一個人面臨生死奮鬥的時候，那種本身的潛能和對生活更清晰的體認，對一個病人的一生有極大的影響的。

我上述所做的種種建議，

主要是要使病人能夠對自己負責，積極地參與維護自己的健康，不要為那些似是而非的觀念混淆。必要時，可洽請諮詢人員或心理治療專家幫忙，發掘自己的能力，為自己本身多盡心力。

Anti-Cancer

中部總代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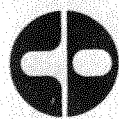
—W.A. 公司是惟一將「HALOGEN」光引至臨床診斷上

- 光最強——看神經、血管最容易，最清楚 診斷快，準
- 光最白——看組織、細胞顏色準確 診斷快，準
- 燈泡壽命最長——不須經常更換 經濟省錢

是目前最理想的診斷鏡檢設備，產品範圍廣，提供最好的設計與製造，在美國佔有95%市場
W.A. 產品如下：眼底鏡、耳鏡、視網膜鏡、喉鏡、透照器、照明燈、鼻鏡、頭燈、喉頭鏡、直腸鏡、肛門鏡、膠鏡 (Disposable) 等各種功能的診斷儀器。



—Stryker 公司對於醫院外科、骨科、腦神經外科、口腔外科的儀器，提供很完善的一系列產品，包括有氣動、電動馬達為操作動力的來源，Stryker 產品如下：植皮刀、磨皮機、開腦器、開胸器、骨鑽、骨鋸、口腔外科、石膏鋸、冷光手術照明頭燈、急診專用推床、翻身床、關節鏡等。



Cordis Dow Corp.

—Cordis Dow 公司是世界領導人工洗腎機的發展公司，除了儀器是電腦化控制系統外，還有一系列人工腎臟消耗品，隨時現貨供應。

—羊腸線、耐龍線、絲線、骨臘、止血紗布。

ETHIC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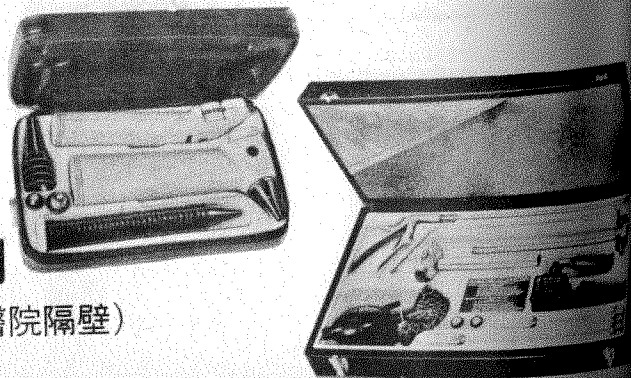
本公司門市部，有各種儀器、器材，經常現貨供應，醫院使用的設備，各科使用的消耗品，歡迎來電話索詢。

顯微鏡、高壓消毒器、各種血壓計、聽診器、輪椅。

中台醫療儀器有限公司

台中市三民路三段52—2號(穎川醫院隔壁)

TEL:250362



醫科女生訪問記之一 向陽的鴿子



Sir Anonym

午后三點，我蹬着腳踏車，穿過重重的紅綠燈，如約來到C家。院落裏伸出數株熾烈的聖誕紅，空氣中飄游悠悅的情氛，或者是一種主人盛情好客的預徵吧。巷子裏停佇幾輛跑車，幾隻電線桿上漆印紅色的「清洗打蠟」和「專門搬家」的廣告，一個戴著牛仔鴨舌帽的男子牽條狗走過，遠遠兩三聲「蚵仔麵線」叫喊。

C親自應門，紺青的燈心絨背心裙配上玫瑰紅的高領套頭毛衣，髮在肩上舞揚，我自她臉上看到那種屬於大一女生的微笑，這樣佻健的神彩，看不出是一個正飽受繁重基礎醫學課程的學生。

C說只有她一個人看家，所以我把原訂在音樂屋的訪問改在她家，據說一個人的書房可代表他的個性和興趣，為了增進對她的了解，我就貿然請求了。C的房東是個建築師，客廳的裝潢和擺飾很考究協調，簡單而不失豪氣。令我感興趣的是一幅男孩們騎單車過田野的寫生，風格有點相近安德魯魏斯的懷鄉寫實。另外是一幅河邊，很像莫內的水色。其他還有菲律賓的藤編吊飾，白冷瓷花瓶和萬年青。

C為我備了紅茶和甜點，然後轉身去拉開窗簾，她有一個適於思考的窗口，很廣的視域，適於心中的鳥群練習飛行。

「我不準備筆記或錄音，這不是很正式的訪問，老總也希望儘量用輕鬆的筆調來記述午后的聊天，側面報導醫科女生甘苦的生活經驗。」我表明來訪的原意。

C拿起吉他隨意播弄起來，我喜歡她的大方和自然，這也是我特地挑選她的原因。

「嘿，你別把我的名字登上去喇。我只代表一個人，我的看法也未必能夠表示醫科女生

的心態，你下筆時要謹慎一點，如果我片面的想法過於偏頗，希望不致引起太多人的責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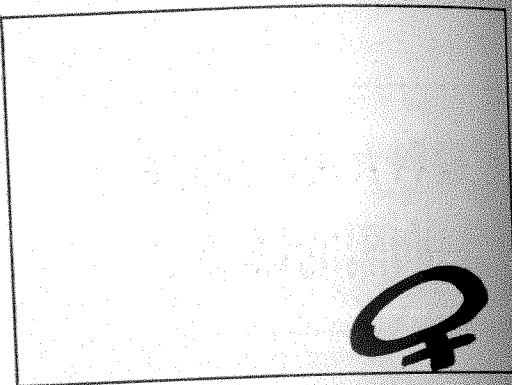
」
「我執筆的時候儘量少用凝重的句子好了。」倘若真誠地暢所欲言，我想是不會招來什麼不快的，也許女孩子細心的本性反而讓她有所顧慮，假使我今日所探得的只是這個女孩浮淺的外層面，這樣的訪問將是不具多大意義的。

「讓我們先來回憶當初妳由一個純女生的班級，進入另一個絕大多數是男孩子的班上，有何特殊的感受？」我發出第一個問題。

「是很新鮮的，還有些興奮。不用跟教官爭吵頭髮的問題，從前看到洗髮精廣告的長頭髮女孩真是羨慕極了。還可以穿長裙，調配自己喜歡的顏色的衣着和配戴些小飾物，花在打扮的時間和零用錢比從前多。也許是班上有很多男孩子的關係，感覺上特別受注目，現在就沒有這種興奮的心情。」

「對醫科男生的印象如何？和從前想像的樣子有什麼差距？」關於醫科男孩子在其他學院的女生印象中，多少有點被扭曲（美化或者醜化），我想就她的口中或可得到較公平的論斷。

「經過不短的相處後，我覺得班上的男同學大部份都很和善，自負是有的，但恐怕沒有外傳的那麼自視為天之驕子，我沒有在其他學院唸過的經驗，也無從特別比較。很外向活潑的和很木訥剛毅的都有，由於聯考只依成績分發，在個性方面還不會有太一致的現象。我倒覺得研究醫科畢業生和入學生個性的差異會比較有趣，經過七年的醫學生涯，應當有異於其他科系學生的特色。順便提起一件事，這是至



今我仍看不慣的，有些人穿拖鞋來上課，我真希望他們快去買一雙好看的涼鞋。還有，在有女孩子的場合也公然講黃色笑話，講義上偶而也有，這是很缺乏風度的。」

「班上開舞會或郊遊時，擬邀請他系或他校的女孩參加，妳心裏有什麼感想，妳好像從沒參加過呢？」有時班上要從事這種表決時，男孩子總是吵吵嚷嚷，但幾個女生却不太感興趣的樣子。

「你們去邀請別的女孩子是很當然的事，假如系裏也有多一點的婦女保障名額，我們也不會這麼孤單尷尬了。每次好像幾個女孩子都不想去，我一個人更不會去的，你們和別的系在一起的時候，大概還希望我們不去更好。康樂股長每次都盡力邀請我們，這已經很夠意思的事，我個人也不在意被摒諸於外了。」

「有一個相當冒昧的問題，由於大多數人都很關心，所以我想提出，妳可以拒絕回答或技巧地迴避。那就是感情的問題，我不作條目的問題，妳隨意發表看法吧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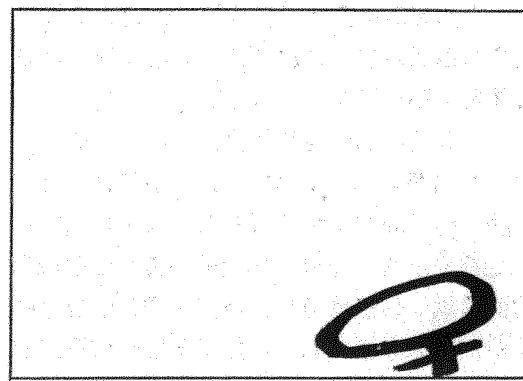
我淺飲一口茶，站起來欠伸走動，隨意瀏覽C的藏書，我是希望這個問題可以得到一些

深切的答覆。C的書架上靜靜躺着奧威爾的「一九八四」和「動物農莊」，雷馬克的「西線無戰事」，和幾本史懷哲的著述，這是一個頗智性的女孩子。牆上素淨地裱了一張海報，是一群蘇格蘭風笛隊，異於街坊所可以買到的森林或黃昏海灘那種格調。

「有許多女孩子喜歡用緣份來答覆這個問題，我不太喜歡那種略帶宿命的論調，雖然許多冥冥之事是難以預料和抗拒的。的確，由於我們生活圈子太小了，比起文學院的女孩子，感情的抒發問題就較困難。我可以觀察得到你們多少都有男性沙文主義的傾向，恐怕這也是大多數男孩子的共同心理，他們都不太喜歡有傑出於自己的女友，當然這裏『傑出』的意義是難以限定的，相信你該懂得我的意思。」C播弄着她的長髮，錄音機唱槽裏旋轉着「杜利哥小夜曲」，是很適時的一段背景音樂。

「上個月我去當一個高中同學的伴娘，她的先生足足大她十二歲，她並不介意，因為他給了她十足的安全感。我覺得你們經常爲了表現浪漫，往往會顯得 *innocent*。相對於你們的沙文主義，我們——還是說『我』好了，我的看法未必能代表多數女孩子——很重視安全感，我希望我的男友像一棵蒼勁的樹，適時都能提供給我依賴。有一陣子我頗喜歡西蒙波娃的論調，可是我却欣賞她和沙特的那種關係。哦，我把話題扯遠了，我們來換一捲瓊拜耶的歌如何，我很喜歡余光中的筆下的那幾隻夜鶯，那種山谷露天音樂會真是迷人。」音樂止於急驟的蕭邦，我想起波蘭，也想起我們自己的國家，於是我探問她個人的抱負和展望。

「我父親曾經明白地向我表示將來要送我出去，甚至因爲如此，竟然限制我結交親近的



異性朋友。我自己也很想留學深造，因此相當注重在學成績，我短期內最大的抱負是努力學好功課，同時也多讀名醫傳記，培養人道的精神，我的抱負大概沒有你們男孩子那麼宏偉吧？」

「我還是欣賞這種平實的作風。最近的一次同學會，我發現從前同在校園草地月旦天下，臧否人物的多位老友變得很世故，我們還共同取笑一個商學院的男孩子沾了滿身市儈氣味。倘若因爲成長而失去昔日的驕縱，變得推諉退縮，也喪失成熟的意義了。」我說。

一隻可愛的布穀鳥告訴我第一朵晚霞就要出現了，我發覺自己並沒有作好這次的訪問，我並沒有把針對的「醫科女生」好好發出較實際的問題，我提醒自己必須把握話題。

「妳對於一般人所謂，醫科女生最好嫁給醫科男生，有無異議？」

「原則上我贊成，但這也只是一種泛論，婚姻更重要的基礎並不在此。假設兩個其他條件相當的男孩子，只因科系差異，我會選擇唸醫的那個，當然這種情況是極少的。我會把這個因素列在次要的考慮範圍。」

美國醫療制度與留美 新立法之探討

「倘若讓妳重新填寫志願，妳會否改變初衷？這個問題也許過於膚淺，我的大意是妳是否像班上不少同學後悔來唸醫？」

「我是有點覺得錯估自己的能力，從前學校的性向測驗結果，醫並不是我最適當的擇業。談論這個問題，在今天看來，的確如你所言，是沒有多大的意義，過度的追悔最易阻難前瞻的勇氣。但是我還是認為同學們如果有弟妹要決定將來志願的話，最好不要離性向測驗的結果太遠，假使背道而馳，那要帶來整個國家社會和他個人的損失。」

「班上的男孩子大致還都可以叫出姓名吧，有多少人沒講過話？」

「一年級同班的同學都認得了，二年級合班後才發覺好多人真的是從來沒見過聽過，到現在還有幾個人名字和樣子配合不起來。功課一重以後，同學間的感情特別容易疏遠，我希望有多聯誼的機會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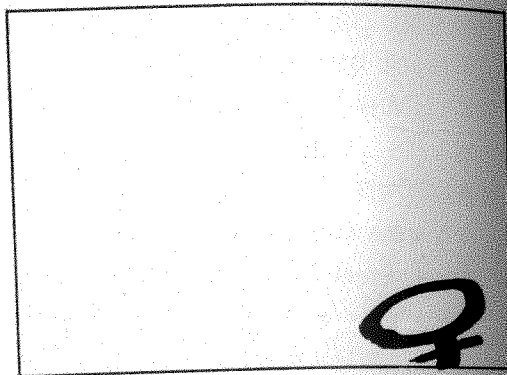
「妳對分數的看法如何？」

「也許你們覺得我很注重分數，我認為如果不是鑽營的話，追求分數是一件好事。只顧唸老師會考的，或是老師會考的都唸不好，都不是我喜歡的。」

「對學妹們有什麼特別的建議？」

「好好唸英文選裏的那一課 *If I were A Freshman Again* 吧。提出一些比較切實的建議：要辦台中圖書館的借書證，要爭取每年寒暑假救國團活動的機會，至少要參加兩個社團，一個學術性的，一個康樂性的，學一點打字、速讀或速記，還要經常去中正公園游泳或打球等等。」

「讓我們在回憶妳的幾件有趣的小事中結束一個下午愉快的交談好嗎？」我低頭看看自



己的破襪子，想想再問些很乏味無趣的問題，這篇文章會變成公孫大娘的裹腳布。

「像婦女節或生日時收到班上男生匿名寄的小卡片，或是上課時聽得不耐煩時鄰座傳來一包零食，欸，我還是覺得沒有高中時代那麼有趣。」

這時C的輪廓正為枱燈的光線所完全佔領，額部特別發出亮澤。在初稿時我曾刻意描寫她的外形，但連同其他許多地方都遭她紅筆刪去，她希望C只是一個你在校園中隨處可見，穿着長裙抱一疊書，匆匆擦身而過的女孩子。

任何一個醫科女孩子都是一座冰山（男孩子何嘗不是）。在四捲錄音帶伴奏的下午，我很高興得到C的信賴，將她心裏的許多話傾訴於我，然而我所能公開的亦須獲得發言人的認可。倘若能引起你對班上女生的進一步關心，將是我執筆的最大收穫。

